

四明叢書

張宗祥



00
2
10

太常李先生仲偃

李仲偃字晉卿江南國主李璟之孫也幼卽藐孤伯氏仲儀撫養甚篤弱冠厲節游學知名梁翰林顥趙文定安仁咸器其才召置門下所與游者皆當世知名之士祥符中得進士丙科調楚州寶應尉歷拜侍御史除淮南提點刑獄司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尋除兩浙轉運使除工部郎中代還判三司度支勾院假太常少卿除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移蘇州以便鄉閭自初筮以至掛冠其閒四十年所得俸祿多給族中之貧者平生藏書

萬餘卷皆親加校正多手鈔者日置齋中閱古今治亂
前後推轂拔取寒賤無慮四百人文集十卷

胡文恭集

高平家學

補

主簿范先生純祐

雲濠謹案富文忠公誌先生墓言文正愛之甚日
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云又云年二
十二暴得疾凡病十九年而卒
則年止四十史作四十九誤矣

附錄

公幼有知略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氏家子游富氏引葬
陳設從葬器用甚盛觀者如堵器用蓋錫造者公在側

取一器擘以示眾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吉瑩耳富氏子服其言

補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雲濠謹案先生爲王尊道先生講學記云予昔先生之青衿也是先生嘗及王氏之門矣又先生行狀云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覲輩奉命公從之游胡旦或是胡瑗之訛豈先生亦及周父之門耶

忠宣尙書解

匹夫不以善鬪服鄰里王者不以善戰服戎狄

居上不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簡則叢脞而害政

聞善不懈則德日新謂人不己若則志自滿

以義制事則不自任以禮制心則無暴慢屈己取人則
能自得師

金不成器由陶冶之不良民不爲善由教化之未至

梓材謹案先生有經進尚書解序言臣以史籍浩
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于堯舜三代
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鈔
爲三十章仍于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
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
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云

忠宣文集

道不馴致則有握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
急求則才佞進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
論求治不
可太急疏

水止則方能鑑物心清則可以理事

同上

古之君子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
之不爲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

司馬溫公詩序

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
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
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

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布衾銘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

戒子弟語

人有好勝心當以善勝惡豈宜執人我與彼較強弱所得無毫釐所失已山嶽事過徒自悔駟馬追不及却臨衰暮年事尤資審度如人行遠道日暮將憩泊遵途益須慎勿使趨向錯逆境是吾師苦口多良藥豈止人難欺將爲鬼所矇有病在速治姑以自砭灼

自砭詩

義莊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貢賦大比試者每人支錢十貫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卽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一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

原注若遇米價一石及一貫以上卽每石只支一貫文

雖不得解與貢而文行爲眾所共知者亦聽選仍諸

位共議

原注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

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

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

原注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一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并申官理斷償絕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租佃義田

原注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糴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一半已以並令諸位保明得支若不可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原注

謂如欠米及一分即至納米足日全給原注已結數只支九分請受之類不支弊者更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眾其奴婢月米通不得累過五人原注謂如

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原注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五年五十以上者自依規

給米

一義莊不得典買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諸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
不得侵援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卽掌管人
有欺弊者聽諸位具實狀同申文正位

右二項以紹聖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二相公指揮修
定

附錄

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粗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公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案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

公嘗曰人材難得欲隨事有用則緩急無以應手七年之病三年之艾非儲之以待則如病者何故雅以人材

爲己任每有薦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鄧忠臣覆謚議曰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按公歷事五朝堅持一節視同宗之族猶葛藟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玉之玷而外華爲國惜賢徇人忘己紉蘭澤畔更甚屈子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于道遂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于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開儀同三司之府賜世濟忠

直之碑人生哀榮無以尙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于
商君遠不忘臧孫將有後于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諡
曰忠宣於義爲允

程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曰予昔過成都攝帥有言
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
子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
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
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旣不折言者之爲非又
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晁氏客語曰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楊龜山曰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謂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勵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

周益公題曾無疑所藏帖曰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

樓攻媿序忠宣文集曰如奏議國論等書責人如責己
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
皆當終身誦之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范忠宣在永時苦目疾不復觀書
有來謁者亦時舉諸經大義告之然未嘗以爲己出每
舉一說終則曰此先公之訓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語
也此明復先生之語也公嘗言學者當有所宗某自受
教于翼之先生不能有匪僻之心

劉漫堂忠宣堂記曰其在江東賦簾思堂詩有曰審慮

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虛則無我平則成物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藉以進者而意向稍慰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鄧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心真不媿于權衡而識慮之遠非淺鮮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于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于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叟亦謂使公之生先于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于建中靖國則崇觀儼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尙忍言之